

陆珍典 编

和谷散文

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

费文田 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和谷散文/和谷著. 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1999.1
(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)

ISBN 7-5080-1708-0

I. 和… II. 和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7984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 1/32 开本 6.25 印张 86 千字 插页 2

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6000 册

定价:8.80 元

本馆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目 录

八	村 野
十一	无忧树
十八	塞 上
三〇	黄河古渡
三十三	乡间夏雨
三十七	游子吟
四十一	打 囤
四十八	赶 场
五十四	望 乡
六十二	土 风
七十三	避暑小品
七十八	古都杂记
	又见汉江

八十一	沉默的鸽子
八十四	长安梦寻
九十七	王维的辋川
一〇九	秋之野
一一三	临窗偶记
一二〇	雨 话
一二七	窟 穴
一三一	远行人独语
一三八	客岛札记
一六八	客湖札记
一八一	望哥哥
一八七	法兰克福
一九三	后 记

村 野

古 径

“那时候，路是从泉底沟弯里过来，经门前柿树下，绕过柏树嘴儿往西去的……”村翁不知说起什么故事，提起了那条孩子们已经陌生的古径。

人畜踏着，雨水冲着，使古径的当中凹了下去，成了瓦沟的形状。最是那径旁的索草，草尖锋利如针，草茎细长，有棱角，草根则实

匝匝的网成一团，萧条地凸起在古径两旁，坐上去，初觉有点扎，却是柔和、干净得很。

村野

村人在原畔里锄麦，有一位女人眼尖，见

了古径上走过的路人，顿时会惹起一阵叽叽喳喳的喧闹。路人是位少妇，独自从柿树下急急走过去，似乎听见了原畔上众人的噪吵声。村人瞅见了她脚上的一双粉白的布鞋，猜出了她是邻村谁家的媳妇，此行是为她妈的“三年”去烧纸的。古径空了，村人还荷锄而立，把这路人的家世及亲戚谈论个没完。

有了新路，便冷落了那古径，可上年岁的路人还肯走那条荒草中的古径，不仅因为它僻静，晴日无尘，雨中无泥，而是它的调子太亲切、太熟稔，也太有把握通往目的地。在古径与新路接连的地方，有路人迟疑不决，借问村人路径，定是数年前打从这儿走过一回半回的稀客。村人说了，不走的路走三回，人活在上，前头的路是黑的。

古径化为地土，因不易渗水而犁铧难以插入，挣得老牛脊梁成一张弓。地陷塌了，古径却如峭崖悬着。取土时，从剖面看古径的内部，竟是细密的层层叠叠的土纹，一层层不粘连，却石板一样坚实。它是人与畜的肉体夯成的。

有村人的后人离开热土，做了文化人。他

返回故里，去寻找那条被遗忘的古径。一条曲曲弯弯的路，已被截为几节，仅留得柿树下的一段还被人踏着。窟窿边隔断的一节，正怒开金黄的萱草花。

守 望

一头白发，尽管梳理得很周到，还是有那些丝丝缕缕零乱地飘忽着。也总在吃过晌午饭的时候，独自在窑里盛不住，掩了门，出了窑院，走过窄窄的邻家屋背上的村路，坐到原塬上去。

她老了。

原下的凹里有着炊烟，鸡犬之声不绝，她却极少去串门子。这当儿，原塬上热闹。赶集跟会的人，自煤窑上回来的人，走村过社的人，都从这里三三两两走过去。而每一个路过的人，她都要仔细打量，像是在找谁，等谁，守候着什么。

西天烧红了，把个黄土原映得艳艳的。远山，近岭，沟壑梁鄂，红得有些黯然失色。原是那些巨大的投影吞没了许多地方，愈艳的落

日，愈使那些低凹处显得惆怅。而即刻，便是黄昏后的初夜的降临。

对岸沟畔上的小村落，对她来说已经很淡凉。她在那里长大，那里有杏，黄亮黄亮的，想起来总酸牙。做媳妇时，常一想起那里，把娃拴到炕橛上，风风火火地翻过沟，到娘家看一眼，打个转身，一后晌工夫就是个来回。如今，别说父母，就是兄弟的媳妇都过世几年了，那里没有同她在一起说话的人了。

人一老，也显得健忘，村上的大小伙子、大女子、新过门的媳妇，她记不住名字，记不清模样。她记得清楚的人儿，大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。眼前一半儿，梦里一半儿；一半儿是死人，一半儿是活人。她是徘徊于现实与梦的边缘，迂回于人与鬼的交界处打发日子的。

她却十分明白，她每天每天守候着的是谁的归期。远在湖北工作的女儿，该会从原畔上急急地归来了。在公家煤矿上当干部的儿子，也该回来一趟了。孙子该会自西安回来，猛不防站在自己面前了。然而，没有。她想，他们每次回来，她就是在这原畔上守候到的，而临别时最后一句话，总是问：“啥时候可回来

呀？”

天色向晚，一切都沉静下来。她的腿坐麻了，感到晚风在白发梢上的抚摸。便按着膝盖站起来，拢拢头发，移着小脚回家去。

寂寞中的守望，使她感到了一阵晚年的充实。老人，老人啊！

父 子

“这就是我的老家？”

“是的，孩子。”

“也是您的老家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那也是您爸爸的老家？”

“那当然啦，孩子。”

父亲带着儿子出了村子，走过沟畔的树林，来到上片荒坡上。秋天的黄土原，草色已接近土地的本色，漠漠的一片褐黄了。黄得鲜亮的，是那些野菊，一簇簇一蓬蓬地像些金色的星粒。儿子顿时被这小花迷住，忍不住想去摘一朵来。父亲吸着香烟，烟头上是一星小野菊在忽明忽暗地闪亮

“爸，我想采朵野菊花玩。”

“采吧，孩子。”

“咱们院子采朵花要罚五毛钱呢！”

“这是咱的老家，任你采多少吧！”

“这花谁种的？”

“地里长的。”

儿子采花玩了，父亲在凝望沟那边放羊的孩子，牧童瞧见了他们，并不相识，猜想着这客人是从何处来的，儿子望着放羊的孩子，想起的是电影电视上的情景；而父亲，是在凝视自个儿的童年，内心燃烧着甜蜜与哭泣。

“捡些柴草来，孩子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你不是爱偷着玩火嘛，今个玩个美！”

“您不让，我已经改正啦！”

“这儿可以玩，不怕。”

“噢，这是咱们老家。”

火燃起来了。在黄土原灿若星粒的野菊坡上，一团野花更黄亮了一层。蓝色的烟，在沟坡的上空直直地亲近了蓝大，一柱孤烟，牵住了牧童的眸子，父亲在乐，儿子在乐。多么好！这个世界

一老人如从天降，背捆柴禾伫立在面前。

“你是谁家的孩子？”

“和家的，我爷位三。”

“那么你是咱们这儿的孩子？”

“是的，出去十五年啦。”

“这是你的孩子？”

“我的孩子，都八岁啦。”

《飞天》 一九八六年第二期

无 忧 树

我不认识这棵树。

因为不认识，才对它有一种好奇与神秘的感觉，愈是要看个仔细，久久地依偎着它了。

它是棵古树。面对着它的时候，似乎不可以称它为一“棵”，而简直是一“座”树呢！没有枝条，树干就是它的全部。或者说，它的整个形象是一座巨大的根块。高约丈余，顶端残存的树茬子，如踞一只仰天长啸的猛虎。树身被镂空了，薄处有拳头大的孔可以望穿。东边看去，呈塔状，雄沉遒劲；西边望去，却如一片立着的瓦，支起古树的仅是一片树皮而已。没有浑圆的年轮，

构成它的肌体的，完全是结疤累累的根块与屡经刀斧砍伐的枝条扭结而成。如盘龙，如嵯崖，如铜，如铁，如陨石，可以幻出千奇百怪的各色形象来。

它植根于乱石之中，暴起的根块使得山裂石崩，以铁质般的性格掘进着，伸延着，直溶入了山石之内，变成了石崖的一部分。当初，它也许枝条参天，树冠遮空蔽日，健美而宏大。一年一度出叶落叶，多少风摇雨沐，日晒雾浸，占据了一方旷漠的空间。数十年，上百年，越千载，终于体力不济，难抵由兴至衰的自然规律，渐渐地失去了一片一片树叶，一根一根枝条，剩得孤独的树干本身了。它曾为支撑一方浓荫。演奏一曲绿的交响，为了花，为了果子，树干才留下这暴鼓的青筋，凸起的血脉。内在的力，直痉挛得凝固在了树干的表层，使它变形了，却正显示出了夸张的富于表现力的美的造型。

在无情的自然规律而前，它与衰老抗争着，顽强地行进着愈来愈少的生命的旅途。虽然失去的总在失去着，却如一块石头失去许多而最后成为一尊雕像一样。历史老人的雕刀，

使它愈是变得凝重、生动、练达，去完成它最圆满的一座墓碑。不，它还没有老死，不是朽木。它还刚强地活着，全力地歌唱着，尽管声音是那么微弱，那么不屑一顾。不信，请看它面南的树脊上缀满的纤小而欢乐的叶子，不就是它绿的生命的旗子吗？也许，那是以往的梦，却怎么不可以是新生的爱的萌动和未来的希望呢？

我端睨着那几十枚椭圆形的绿的叶子，像青槐而不是青槐，似榆树又绝非榆树。此时，我为不识它而感到一阵隐隐的痛楚，太愧对这令人留连忘返的树了。

经请教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，才知道这古树确已有一千八百余年的高龄，曰无忧树。

塞 上

野 古 风

当你置身于广漠的大野，独自静观层层叠叠的沙丘时，旷古时代便远远地来到你的视线之内。那个原始的海，地球的一块巨大的肺，在做着深蓝色的呼吸。一瞬间，海的精灵逃遁了，仅遗下黄褐色的残骸。抑或是在某一个夜晚，沙流风暴般铺天盖地而至，将一片肥美的卧马草地吞噬了。不管如何遐思，都不免有些渺茫。眼前，是新月形的沙丘，一弯又一弯，链环一样抛向远处天壤交接的地方。可以看清近处的沙丘之巅，迷迷蒙蒙一团，是大漠风在徒劳地雕塑着自己的砂器。头顶上，是若无其事的黄黄的秋天的艳阳。

你突然望见了一脉沙丘中的山脊，低低的，时续时断地伸延而去。间之于一座座赫然的墩台，默默地俯卧在广阔的田野上。这就是塞上的边城吗？是的，是边城，是远自魏、秦、隋、明各朝代残留的遗物，代久年湮的缘故，它已失去了本来的雄风，但却使你一旦瞥见了它，不得不打心底涌动一种怀古之幽情。

曾几何时，魏国自晋中延伸过黄河，涉足陕北东部，为防御西部义翟入侵，修筑了这段长城。北起府谷，经榆塞后弧线向南，而米脂、绥德、清涧，直达大荔。秦时，又以此为基础，向西延伸至甘肃庆阳一带。尔后，隋、明又屡次复修。君莫道，人工所创造的山脉，是如何地雄峙于沙塞与莽原沟壑之间。就眼前横卧着的边墙，足可以使你窥见金戈铁马的古战场的景观。烽火遍野，狼烟四起，森森万骑如何旋风一样骚动于城外沙野；边墙上旌旗猎猎，武士臂弯间的弓弦如何放飞着如雨的乱箭。风烟稀少之时，草木不生的沙野里，夜夜胡笳断续，羌管悠悠。浊酒一杯，故园万里，将军的头发白了，征夫们悄然饮泣，归去却无计啊！也是这样的秋气，那翻动于霜地上的榆

叶，用飘落于寒意中的雁毛，寄予了怎样的征魂呢？这烽火墩，这边墙的遗迹当是记得的，是乐于诉说给你的。

较之于咸阳原上的古冢群，塞上漠野里的古堡群委实要可观得多。且择其二三，先说位于靖边境内的白城子。这座历史上有名的统万城，匈奴人赫连勃勃的大夏国，曾在这里建都。你远远望去，是一个白色的大圆圈。从至今尚存的十几个城墙大墩和片断墙垣，从三里见方的连环夸城遗址，你可以想见那位有统治万国野心的大夏天王，曾经是如何地不可一世。听传说，此古堡为蒸土所筑，伴以软黄米及石灰白矾，再加猪羊牛血层层打夯而成。其坚硬如石，可以磨刀。论形势，背名山而面洪流，左河津而右重塞。为设其没有寒暑之别的温宫与凉殿，为缀其难分昼夜之殊的宝珠与金镜，九域贡以金银，八方献以瑰宝。而这一切，都已化为远逝了的梦，空留一座白色的古堡。

再说矗立于榆林城北长城线上的镇台北。在数座烽火墩之间，实可谓庞然大物，严物鹤立于鸡群。此古台曾为朔方古战场的前哨，军